

据老辈子人讲,奇丐出现在周家口西坊子街、牲口市、老街一带乞讨,是在光绪年间。有那么一天,老门老户的街坊们,偶然看到一个年约五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瘦高个,左腿跛,破败相十足的人沿街乞讨,此人就是奇丐。

周家口巴掌大的地方,人们沾亲带故老邻居外加牛盘肠亲戚,在有限的几条街上磕头撞脸,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搭眼一看就知道此人不是本地人,但也揣测不出他究竟是何方氏族,因为他从不与人喷空,偶尔说那么一句半句话,也是南腔北调、荒腔走板,使人根本无法通过语音判断出他的籍贯。

奇丐一个穷要饭的,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他乞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其他乞丐。奇丐讨饭时既不强求别人施舍,脸上也从未表现出过令人可怜、同情的神情。每天讨得只要饿不死即可,今儿吃饱不讲明儿。如有多余,则全部分给其他年幼的乞丐,全然不留后手。赶上阴天下雨,不吃不喝,蒙头盖脸睡两三天,也属寻常。有时某个商铺掌柜的看着他可怜,大发慈悲之心,施舍给他几个铜钱,他却不知好歹,执意拒绝。实在推脱不掉,收到后既不积攒,也不买吃穿,全部买鞭炮当街燃放。

对于奇丐这种怪诞不经的做法,施舍者心中自然感到不痛快:“你傻呀!钱多得花不完咋地?积攒起来,用时不打饥荒了,多好。你说不年不节的,把给你救命钱买鞭炮放,有啥用啊?”

“为了惊醒梦中人!”奇丐表情木讷,说出的话却颇具谶语意味。

在住宿上,奇丐更是不像其他乞丐,春夏夜宿在商铺出夏的屋檐下;秋冬抱团睡在饭馆的炉灶旁,奇丐则是与乱葬岗里的坟头为伍,在西寨门外河堤外侧的一块义地中间,寻片空地儿,挖个约二三尺深的地窝子,上盖一层茅草,说白了就是农民看庄稼的庵子。无论刮风下雨,冰霜冻雪,奇丐都蜗居在这个庵子内,从不移避。这个乱葬岗,是周家口商会筹资捐办的善举,专为无主尸骸、买不起墓地的穷人,客死周家口的行商埋尸提供的一块地儿,故名义地。

有一年冬季,天降大雪,地上的积雪没过膝盖,五六个曾经受过奇丐周济的小乞丐,两三天没见奇丐的人影,担心他被冻饿而死,于是便结伴到义地去看他。来到地头,抬眼望去,一个个忙不迭地惊呼道:“这个苦命的老头,命休矣!”

原来,奇丐躺身的庵子早已被雪压塌,几个人以为他必被闷压而死,忙七手八脚把马鞍框子和茅草掀起来扔到一边,将雪扒开,但见奇丐不仅没有被闷压而死,反而蜷曲着身子睡得正香。

几个小乞丐见状,啼笑皆非。齐唤道:“别睡了!若不是我等将你扒出来,你非翘辫子不可。”

奇丐闻言,镇定自若地缓缓翻身坐起,操着调侃的口吻打趣道:“人叫人死人不死,天叫人死活成。小孩子们,命该三枪死,难得一耙叉。”言毕,举目远眺,也就是在那一瞬间,他寻常总是眯着的双眼突然炯炯有神,发出两道令人生畏

奇丐

张新安

的疾电之光,直视灰蒙蒙的苍穹,神情复杂,感慨万千地叹道:“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苟全是妙方;此生随缘延岁月,消灾免祸度时光……”

猎奇——是人的天性。奇丐的种种怪异行为,自然会引起人们一探究竟的兴趣。关于奇丐身世、经历的话题,不知从何时起,居然成了周家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有的说他是官场失意的隐者;有的猜他是名落孙山、穷途潦倒的举子;有的认为他可能是个采花盗柳,被人打断腿离乡背井的浪子;还有的也拿他的跛腿说事,推断他更像官府缉拿的江洋大盗,要不为何隐姓埋名,流落它乡呢?

谈来议去,纵有一百个假设,奇丐的来历依旧是云遮雾罩,神龙见尾不见首。不过,这人世间的事儿,就怕碰巧,一碰巧,没事兴许能碰出个事来。

那是一个月黑头加明天的夜晚,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样的天气,正适合歹人活动。衙门里捕班头余毒,带着捕快马保义、李永泰,想碰碰运气,抓几个现行领赏。当三人行至义地附近时,蓦然听到一声撕裂夜空的喊叫声:“杀——杀——”那声音短粗洪亮,铿锵有力,不是久在行伍、历经沙场之人,是断然发不出如此充满激情、震撼人心的喊杀声的。

三人闻声着实吓一跳,李永泰失声惊叫道:“有鬼!”

“世上无鬼神,百事人做成。你瞎哇唬哪!快趴下看看咋回事。”余毒扫屁股踢李永泰一脚,三人忙伏地循声观察,影影绰绰见义地里有个人影,手持一根长的物件,边喊边直刺、横扫、猛劈。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后,李永泰不以为然地向余毒介绍道:“噢!八成是那个人称奇丐的老头,在发酒疯哩!”

常言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大概是因为长期探索养成的职业习惯,只这巧遇间的一看,余毒便疑窦丛生,脑海中顿时闪现出好几点疑问:奇丐是何人?深更半夜在这鬼不生蛋的地方蹦蹦跳跳的,是练武之人在练功呢?还是某种心结的渲染?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从此人那充满英武之气的喊杀声中,可以推断出他绝非等闲百姓。想到此,余毒打个手势,三人跟手蹑脚离开义地。

路上,聊起刚才碰到的事儿,余毒意味深长地对马保义、李永泰讲出自己的想法:“唱戏的拿掸子,我看这个叫花子不是凡人!明儿个恁俩好好查查此人是何方神仙。”言毕,意犹未尽地接着补充道:“哦——对了!扒扒府里、州里发的缉拿告示,看沾逃亡的捻匪的边不沾……”

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余毒的洞察力的确超凡脱俗。欲知奇丐真面目,有分教,梁王隐匿周家口,说破英雄惊煞人。这个貌不惊人的乞丐,原来正是曾

经叱咤风云,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捻军首领——搅得清廷地动山摇的梁王张宗禹。当年,为了联合陕、甘回民义军抗清,他在中牟与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分兵后,与幼沃王张爵、怀王邱远才率3万多西捻军,一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过关斩将,直逼西安,在灞桥镇,取得阵斩清军提督薛德扬、扬得胜,记名提督萧集山、萧长青,布政使衔候补道萧得纲,毙伤清军3千多、收降数千人的十字坡大捷。

就在他们挟胜利之威配合回民义军攻占绥德不久,接到赖文光的告急信。

为救援“誓死同生”的兄弟,张宗禹决定回师增援,解东捻军之危。在行动路线上,他完全可以回师潼关,从原路返回鲁西南一带。但后来却鬼使神差地听从当地一名八旬老翁的建议,决定走险棋,犯京畿,以直捣虎穴,用围魏救赵之策,吸引清军勤王救驾,达到减轻东捻军军事压力的战略意图。

救兵如救火。很快,张宗禹便率大军突破山西按察使陈湜的黄河防线,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陷绛州、占运城、趋新乡、安阳,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挥戈跃马,连续作战,临定州、克保定,策马卢沟桥,威逼京师。清廷震惊,急调河南、山东、安徽的各路大军勤王救驾,解京师之危。

张宗禹此举,确实调动了清军,但也引狼入室,使自己陷入孤军作战,被众敌合围的险境。为迅速脱离强敌,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张宗禹率部突破清军围堵,试图转战直隶,迂回山东与赖文光合兵。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就在此时,他们得到任化邦战死,赖文光被俘,东捻军全军覆灭的噩耗。

回救已无意义,张宗禹因势施策,与诸将商议,急回陕、甘,再图发展。而此时,李鸿章已率重兵依太行,据黄河,森严壁垒,张网以待。

兵无常形,情随境变。在侦知这一敌情变化后,张宗禹只得避实击虚,转兵东进。连克德州、沧州,攻占杨柳青,兵锋直指天津。奈久攻未克,为解决大军粮食问题,张宗禹被迫率部转战到德州、茌平一带,打算北渡运河,杀回群众基础较好的鲁西南一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也正是从此时起,悲剧已经开始,厄运即将降临。在李鸿章十万大军穷追不舍,远设包围圈,近分割兜剿下,曾经威震半个中国,令清军闻风丧胆的捻军,在左冲右突中损兵折将,败多胜少。结果,疲于奔命,江河日下,在徒骇河南岸重蹈东捻军覆辙,全军覆没。张宗禹左腿中弹负伤,知大势已去,趁着夜色,在乱军中抱着一捆秋桔,凫水脱身……

捻军的军事集团被摧毁之后,清廷腾出手来,开始搜捕、镇压捻军失散人员。严令各地官府,力行保甲,逐户清

查,对各处藏匿余匪,断不可使一人漏网,务必搜捕净尽,斩尽杀绝,以除隐患。对于张宗禹,更是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大街小巷贴满有其画像的缉拿告示。

张宗禹跳河逃出清军包围圈后,昼伏夜行,一路乞讨,辗转来到周家口。

俗话说有备无患。早在曾国藩坐镇周家口督剿捻军时,为获悉曾军调兵遣将军情、伺机攻打周家口,张宗禹便暗布耳目,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委派其略通岐黄之术的如夫人林英,带两名信得过的贴身侍卫充当伙计,在老街开张一家“仁义堂”中药铺。此次张宗禹之所以千里迢迢直奔周家口,就是想躲到“仁义堂”避难。然到周家口后得知,林英早在一年前就因被捻军叛徒潘贵出卖,宁死不屈,被官府施以酷刑,剥光衣服骑木驴游街示众后,用钉脚四脚八叉活钉死在西城门墙上。好在林英生前视钱财如粪土,时常周济穷苦百姓,在大家病时支锅熬药,任人服用,分文不取。数天后,人们念及她的恩德,偷偷把她卸下来葬到义地。

张宗禹强忍悲痛,住进义地,守候在亡妻墓旁。他情知,像孤雁一样离群索居,势必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大丈夫理应轻生重义,比起数万义军将士的鲜血,自己又何惜此头呢!毅然搭庵而居。

开始,雄心未泯的他还打算先设法联络些旧部,再在周家口发动群众,重举义旗,东山再起。但希望很快便破灭了。他发现,在这个商业重镇,是个小鸡有两爪,孬好挠痒就能喂饱肚子。而造反就是流血、就是拼命、就是杀头,造反的人都是因为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只要有一线生存的希望,谁冒杀头的风险造反呢?

英雄落难,回天乏术,思前虑后,张宗禹只能暗自扼腕长叹:“唉,吾已无力再唤醒梦中人啦!”好在,由于捻军未攻占过周家口,官府搜查的力度相对弱些,张宗禹本想钻灯下黑的空子,匿迹隐形,以待天时。不想因泄露心中的郁愤,引起余毒的怀疑……

两天后的黎明时分,余毒突然率人将义地包围,事前已分好工的十多名壮汉各执兵器,冲进庵子抓人,但见地窝子内空空如也,哪里还见奇丐踪影。把里边杂七杂八的东西扔出来查找罪证,一无所获,仅在破棉被油渍斑斑的白色被里上,发现两行字:“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

奇丐呢?原来,头天后晌,有个小乞丐告诉他,看到好像有人在跟踪他,对自己身份心知肚明的张宗禹立刻警觉起来。

“此地不可再留!”张宗禹拿定主意,天亮远走高飞。不想鸡叫头遍时,他忽然听到从官道上传来一阵纷乱杂沓的脚步声,须知,声音的震频是可以通过地面传导的。身经百战的他凭着直觉,知事不妙,麻利起身,从庵棚上抽下几根竹竿挟在怀中,在官兵包围义地的前几分钟,猫腰一溜小跑,蹿上河堤。故伎重演,跳入沙颍河,抱竿顺流而下,自此不知所终。

观史有感

韩学先

中华历代有福患,细看古书藏贵贤。奸佞丑脸实堪笑,明君慧相乐开颜。黎民百姓安居业,世界清平心放宽。不待恶徒先下鸩,敌人早被治死完。

初雪

海蓝

如纱似雾随风斜,小雪时节降初雪。青松终得共白头,苍柳枯容添俏色。三川沃土披素锦,沙颍河畔带围脖。天地难得一笼统,玄黄一色气象和。瑞雪岂止兆丰年,万物皆能沐其泽。如此美丽怎忍弃,哪怕冻人亦值得。



沙
颖
文
艺

安徽黄山——
皖南风景美不胜收。

新华社发

九寨沟观水赏奇景

牛腾明 姚启义

雾,既而向东狂奔而去,水声咆哮雷动,山涧沸腾。这道激流水色最美、水势最大,置身于这流珠飞玉的滩中,真有“滚滚银花足下踩,万顷珍珠涌人怀”的感受。

日则沟的瀑布堪称让人神往。这里河道纵横,水流顺着呈台阶形的河谷奔腾而下,构成数不清的瀑布。瀑布分布于山巅、悬崖、山谷、从林之间。有的细水涓涓,有的急流直下,有的若玉带飘舞,有的似银河奔泻。其中诺日朗瀑布最为闻名。她是中国最宽的瀑布,瀑布落差20多米、宽达300多米。宽阔的瀑布似玉带,在阳光下泛着五光十色,使游人恍如踏入仙境。

珍珠滩瀑布是九寨沟内一个典型的组合景观。瀑布宽200多米,落差最大处达40多米。水流白中泛蓝,银中凝绿,更有大珠小珠落玉盆的韵味。犹如一面巨大晶莹的珠帘,从陡峭的断层垂下,雄伟壮观。上端滩流由台面上注入下方丹祖沟,形成壮观的飞瀑,似银河天降,气势磅礴,在山谷中发出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宽阔的瀑布冲进谷底,卷出千万堆浪花,在翠谷中涌起水

来,形成了“树在水中长,水在林中流”的奇景。树正群海瀑布是九寨沟内的瀑布群,一连40多个海子绵延7公里形成多层次台阶。上层台阶海子里的水,从海子边缘全线溢出,形成瀑布,注入下一层台阶的海子,有多少层海子,便有多少层瀑布。落差最小的只有1米,最大的达30米。水帘从山间飞出,直泻山崖,形成罕见的森林瀑布。沿着石阶而下,可见树正栈桥,古老的石磨、水转经,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许多景点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九寨沟风景是以高山湖泊群和瀑布群为其主要特点,集湖、瀑、滩、流、雪峰、森林等为一体,形成了独有的自然美,变幻无穷的四季景观。其风光旖旎,引人入胜,许多美丽的水景,令人心旷神怡,让人感受颇丰。九寨沟被誉为“高山湖泊”、“人间仙境”、“童话世界”,的确是一个容易让人激动、让人神往、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

当地人说:“观水到九寨,景色数群海。”树正群海是由大小41块海子组

雷电不时地呐喊
一只漂流瓶带来讯息
何时能等到诺亚的船

那是一个盲人的流浪之歌
那是一个学者的精神爱恋
那是汨罗江的生死《离骚》
那是绝圣弃智的惊世之言
一次次文明与灾难
一场场悲伤与感叹
一幕幕诀别与凯旋
一回回腥风血雨与握手言欢
得到的一次次失去
失去的一次次偿还

为什么黄昏的归途
总是被风沙模糊视线
为什么春晖的幻想
总要有一个节点
为什么丰硕的果实
遮不住罪恶的贪恋
陪伴你的没有起点
属于你的没有驿站
所以 你没有记忆
记忆只是墓碑上的留言

谁曾经折断了羽翼
和飞鸟争夺空间
谁曾经倾尽了泪水
和大海共享摇篮

谁步入山顶的教堂
去唤醒色彩缤纷的图案
白鸽在长椅上落下
去领悟神的语言
钟声敲碎了晨曦
如玫瑰开在窗前

谁攀上月光下的风车
冥冥中不停地旋转
天地又复于混沌
只留下诗意的空间
稍纵即逝的剪影
似曾相识的云帆

谁迷失了前行的方向
徜徉于云水之间
晚风弹奏着天堂之曲

一场一场的秋风
突然间
把季节划分得明朗起来
草叶上滚动的露珠
是谁遗落的泪滴
一不小心

就落进了《诗经》里
凝结为一层薄薄的白
月沉西山
霜花满天
寒风衔着颤抖的鹅鸣
惊醒了梦中之人
满山的枫叶
从唐诗里走出
用文字点燃
枝头火的激情

在他乡
我永不言孤独
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坚强
我的身体里有你传递过来的温暖
这种特有的温暖
炙烤着我
让我和那些母语喂养的文字
夜夜失眠
只要一谈起你和故乡
我的血粘度就会增高
生命里满满的
装的全是乡愁

多想让时间慢下来
慢下来 或者
永远停下来
时光静好
世界如此单纯
让我们幸福地
依偎在母亲柔软的怀里
永不分离
永不长大
不去想象外面的世界
不去漂泊和流浪
就这样厮守在一起
没有梦
也没有乡愁

本报讯(记者 孙智)由中国金融书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马奔精心选编并书写的《世界名人名言硬笔行书字帖》,于2016年11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作者自25年前首次出版硬笔书法字帖以来,经过多年的沉淀积累,“软”“硬”兼施,厚积薄发的结晶,也是他倾情奉献给社会的硬笔书法又一新成果。

马奔是沈丘县人,长期以来坚持硬笔书法研究和创作,出版多部硬笔书法字帖,是我国目前硬笔书法的领军人物。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五、六届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硬笔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书协副主席第一、二届主席张铜彦在为该字帖作序中作了如下评价:“马奔的硬笔行书字帖,如行云流水,似无声的音乐,无形的舞蹈,无图的绘画,无言的诗歌,打动人心,赏心悦目,能够启迪思想,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给人以精神的愉悦和美的享受,是一本集德育、美育、欣赏、实用于一体,具有很强的教化、欣赏和应用价值的精品力作。”